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疑義卷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陶雲鵠

尚書疑義卷五

明　馬明衡　撰

金縢

金縢之書大有難曉周公代武王之死此事終有可疑而又言其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自是鬼話後世相傳皆以為周公至誠惻怛欲輸危急余反之於心終有所未安也又以册書納之金縢之中王他日啟而得

之似若預為已地者又二公亦且不知至問諸史與百執事則皆曰信又云勿敢言周公至誠懇惻之事不係宣洩機密利害又何不敢言之有即非周公命之不言而史與百執事之不言亦又何故乎且聖人舉事自是光明俊偉為武王而請所宜請也則周公自明白為之何至深密必使人皆不知而惟已獨知以為與者今觀其問諸史與百執事其當時之人亦云衆矣周公何嘗欲深密令無人知以為與耶乃云

不敢言雖二公亦恠悶然後得之何耶凡此皆反之於心有未安者故未敢苟信今皆以為聖人之事夫子所定之書反覆委曲以求其觧不知夫子當時所定果如是否然武成之書孟子亦疑之在孟子之時亦未經秦火豈非夫子之所定耶余姑鈌之以俟知者

我之弗辟辟字蔡音避以為周公遭流言成王疑之故避居東都以俟成王之察古註作法字說謂致辟三

叔先儒亦多從之愚竊以為避居之説只可以語後世之為臣者豈可以語周公周公所當之任在後世不可同日語周公焉得逡巡而避之以俟察即當時管叔已叛淮夷徐奄之屬皆已附祿父而起非但流言而已也使非周公制叛則叛者必制周公矣周公又可空手避居以坐待其斃耶故致辟之説在周公自不可已先儒謂豈應以片言半語便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不如是此皆懸想氣象之言也或曰成王

既疑安所請命周公將自誅之耶且身既在外權已去矣王疑不悟讒間日深如後世之事身尚不保又欲從容察其罪人而辟之耶曰聖人聰明睿智豈有作事若是之愚夫使權柄一失不保其身則周家之業必墜聖人豈無所見於是而漫然以為之耶蓋當是時成王尚幼陳氏梅叟謂武王有疾之年是克商之二年成王生纔五年比武王之喪則成王方十歲耳通鑑纂要以為成王即位時十三歲此皆不可剡

盡大約言孺子則是幼穉未成人之稱成王當時尚亦未能省事而國家政柄全是周公主持二公輔之周公以人臣而代行天子之事伊尹之任商周公之任周皆非後世人臣之所得比由此言之周之基業非得周公何能定乎故成王後來賜魯以天子禮樂蓋亦念此矣管蔡流言正以其跡之近似亦易使人信聖人之作用人亦豈能盡知况又有殷民之遺有武庚為之主又有王室至親為之嚮道此間不容髮

之時天下安危之所由分而天下之柄又既在於已

周公安得崇虛避之名而辭其責耶世皆言成王重

疑周公成王方在沖年未省事豈遽能知疑周公者

考之於經前後亦不見成王大疑周公之意如歸禾

佳禾書序之言尤足以見成王之未嘗疑也惟爲二

叔所惑者或未能知周公忠誠之心二公豈不知耶

在朝之多士豈不知耶以聖人盛德其孚於人亦非

一日矣故周公得以居東而所謂誅管蔡者又安有

不得請命者哉又安有大權一失不保其身者哉然則誅管蔡者即居東之時詩東山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者蓋罪人斯得之後又一年耳朱子謂殺武庚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為庶人命微子啟代殷後皆此時事又云周公乃告二公曰至告我先王作大誥遂東征得其實矣若云成王既迎周公歸之後方更命周公誅管蔡則是周公二次往東山矣夫周公惟其主少國疑大難將起故不得已權其

輕重而誅管蔡若成王既長君臣既皆相洽流言外侮何足恤而獨不能委曲處置容一至親耶故誅管蔡之事決非迎歸之後此不可不明辯又云成王重疑周公若周公無所自容者愚敢以為皆非也曰於後周公作詩以貽王豈非亦因其疑而欲開其惑耶曰周公居東既久成王漸長親政既未知周公之勤勞王家豈能無間隔之意故周公作詩以貽亦因王知識漸長使歌咏而自得之但成王天資亦高容易

開悟又以周公盛德二公贊翼即非雷風之變亦必迎周公矣故周公東征後來事體皆已瞭然胸中非俟而成者其曰盡其忠誠成敗利鈍不能逆覩者又不可以言周公矣曰如子之說以成王尚幼未疑周公故周公得以遂其東征之舉若成王既長亦遭流言之變而重疑之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曰事亦難以逆料但聖人至誠動物若成王既長自知周公矣萬一昏愚之甚如紂者然後微子箕子之徒始為不得

已之計耳然至此極者甚少聖人力量自是感格不

同

我無以告我先王者謂我若不辟罪人而得之則恐終
為榣惑致危王室先王其謂我何蔡說恐未見下落
意思然居東二年之久迺得罪人以聖人之兵豈不
能即克之耶遲迴至於二年則其初豈有誅之之意
中間無限委曲開諭化誨之不悛故卒不得已而誅
之耳於是尤見聖人天性之至情而春秋鄭伯克段

於鄘之書與此正相反矣王肅謂管蔡與商奄共叛故周公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者亦是

大誥

此篇蓋周公東征以誅叛之義告天下也其云殷小腆誕敢紀其敘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則武庚已叛難已作矣周之致討自不容緩而成王尚幼周公其將委之何人乎而又豈容空手避居東都三年之久直至

迎歸之後乃奉王命以徂征則其叛者將不四出滋蔓而三年之內將何以待之耶蓋金縢所謂流言於國者非只是流言也古史記事文不必具自是如此後儒不能深考其義而謂以片言即興師以誅之爲非聖人氣象將天來大事看作閒言語嗚呼豈有此等言語可作等閒看了蓋不利孺子一言是搆禍發難題目兵出無名事固不成後世起兵舉事皆要提一大題目以聲其罪以爲名耳管蔡發端如此即周

公不為一身禍福之計不將為天下安危計耶故謂迎歸以後方始東征者考之於此其不可通益顯然矣

大誥東征周公之舉成王尚幼而皆稱王言者可見周公自武王崩雖有攝政而其正名出令未嘗不以成王為主此於義理事體甚正亦何可疑特管叔造流言以為名耳周公之征非避流言致討其叛也既造流言必不得不叛既已叛必不得不致討也

洪惟守亦是古語頭多如此如泰誓洪惟作威亦同蔡以惟守訓思謂大思我幼冲人書中言惟者多如云惟皇上帝惟其克相上帝等類不計其數何獨此專訓思耶

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蓋下文將言不敢閉天威用及大龜紹天明故先謙言亦以見非己一人之私意也語氣謂予實不知天命但予小子夙夜危懼若涉淵水惟求所濟實欲敷陳增光前人受命於此不忘其

大功然則武庚今日倡亂天實誅之予不敢閉於天降威用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至越兹蠢此言即命於龜曰有大艱於西土今西土亦不得安寧於此蠢然而警動也蠢者無知而警動不安之意此篇兹蠢今蠢并允蠢鰥寡三蠢字皆是百姓驚動非謂武庚蠢蠢而動蓋四國作難百姓自然驚動不安

殷小腆至周邦鄙武庚之罪今蠢至并吉言得人心之

應而卜兆之吉以見皆天意所當征也但今蠢今翼日雖依蔡傳今解終有難曉

肆予告我友邦君至不違卜承上謂殷罪如此人心卜兆如此故告汝以伐殷而汝不可也其言曰艱大民不静推原其故亦惟至親倡誘之故於此謂予小子當考正而安定之不可即往征之也卜雖得吉王何不違卜而勿征乎蓋友邦君諸人之意以為作亂者是管叔為王室之至親非他人比是可以恩意呼之

使來可以不煩兵力而定此意固好然不知其不能
而怠緩玩寇時不可失也厥後周公亦至二年而罷
人斯得豈無是意行於其間哉上言有大艱於西土
西土人亦不靜故此云艱大民不靜正以應上文也
非予沖人永思艱至乃寧考圖功攸上言汝意欲違卜
如此是以我亦長思此大難非不思而妄為也思之
則尤見痛切於身曰信驚動此鰥寡之人為可哀也
予之所役乃天役也蓋天遺大事投大艱於我之身

我於是不能自恤矣汝當勸勉我也義爾猶言汝等
皆義也
已予惟小子至丕丕基言天意見於卜決當從卜以東
征也
王曰凡四每王曰為一節皆更端以告之以盡其義也
寧王舊註作文王蔡傳作武王然意以安寧天下故
稱寧耳爾惟舊人至攸受休畢亦作三節皆稱天稱
寧王寧人以見承天意紹祖業在此舉也天棐忱辭

其考我民者謂天輔我有誠信之辭其以成我民也

忱辭化誘邦君之辭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至其勸弗救則皆喻其當紹祖父之基業以伐殷也

嗚呼肆哉至末復反覆歸於天命而見於卜決意東征也周公將東征而告諭天下勤懇切至如此蓋亦伸大義於天下以眎示人心然後從而征之聖人舉事豈是草草一聞謗言遂避居以待主上之察耶

此章誥語多主卜者蔡以邦君御事欲王違卜故以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告諭之竊意以古人作事動歸於天而已未嘗有一毫私意也卜者所以紹天之明龜筮既從天命之矣卜與天命非有二也故此篇拳拳於卜者正在敬承天命以從事非徒以卜而解諸人之惑也又朱子謂周公在當時外有武庚管蔡之叛内有成王之疑天下岌岌然此誥當以聳動天下今乃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愚

竊以為此正周公所以為周公也學者未有聖人之根本安識聖人之氣象聖人遇事正不如是周章今人處些小事便自狂奔盡氣欲求聳動乎人便是伯術用事聖人只平平説去誠意自至且亦足以見當時成王未嘗大疑周公也

微子之命

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其傳云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

後右今皆云微子抱祭器歸周至云面縛之事如左傳史記所言予前已辨之矣今觀是命是即殺武庚之後成王封之武王未嘗封之也而諸傳引樂記之言云武王克商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謂武王已封宋但未為殷後今因武庚之黜始為湯後葢只申命之非至此始封之也愚竊以為微子若封於武王之時則當時封命之辭何無所見不將其辭無所見即其已亡之序亦無所見也說者又以為既封箕子於

朝鮮豈有不封微子之理嗚呼箕子之封又將何所見乎是并其引證者尚非也而況於其本然之事實乎箕子於朝鮮亦已有論於前而此云微子之命者不改其舊爵之名也不改其舊爵之名是微子前此未嘗封也箕子亦始終只稱為箕子是箕子亦未嘗封也武王訪道尊賢豈不欲封之意必二人不受武王不得而封之也夫國破君亡不肯為臣僕宗臣之義在微子者猶其在箕子也微子懼宗祀之無所託

故去之而遁於野其心豈得已乎此時宗祀為重君為輕故雖流離荒落之中而先王祀事不泯精神有所棲斯已矣若必以爵祿為榮非其志也既而武王封紂子武庚微子之心可以少釋使武庚能賢克紹厥猷一王典章不至淪沒微子又何求乎不幸武庚又敗則續其緒者非微子而何蓋去就輕重之義於是亦可以出矣故微子之就封其義有二一以存聖人之宗祀一以備一代之典章是微子之封由武庚

之敗也其封命始於此也非申命之云也武庚不敗則微子決不就封豈有宗國方沒宗廟播遷人事變易之形方在目擊而二三人者相效而襲大封尚可謂之自靖自獻而又謂之仁乎且其辭亦自可見云膚建爾於上公尹茲東夏豈非始封之辭乎書序雖云不可信然亦有可信者秦漢之時去古尚近不如今更逺只是懸想無所據依也凡此皆是大公案古今皆相承襲未有以為非者予不辭論之以俟知者

康誥

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書序以為成王時書而胡五峯吳才老文公皆以為武王時書蔡子因之其考證亦明不復可疑矣成王雖君其在康叔豈有專稱小子封之理右者君臣之勢不至若後世之懸絶詩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周家辭命稱尊行皆云伯父叔父伯舅之類此篇辭氣亦可證其為武王言也但不知是初封之誥否或封來朝又以誥之也或入為司寇而後

往國今皆難以臆度但篇内明德慎罰雖是綱領而
獨詳於用刑者蓋殷民化紂之惡如微子所謂卿士
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與為敵
讐又紂作炮烙之刑則是邦之人其遭刑罰之不中
極矣故指事歷條丁寧而告戒之意其蓋有所為此
亦可以見紂惡之極而武王愛民之深也如酒誥亦
是此意
細觀康誥發首即曰孟侯則已為諸侯之長矣又曰肆

汝小子封在兹東土推言其所以有國之由則非始
封之辭矣篇内固以明德慎罰為綱領然大約明德
慎罰不可作兩股兩事蓋慎罰必由於明德德之不
明罰何由而能慎乎皐陶邁種德故能方祇厥敘象
刑惟明此拳拳所以告之者欲其先務明德於已而
後致謹於用刑也蔡傳以汝念哉以下言明德敬明
乃罰以下言慎罰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封敬
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以太分析破碎大心不

敢有一毫之或肆則見於事不敢有一毫之或苟罰之所以慎者德之所以明也所謂敬與所謂敬忌皆一而已矣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蔡傳謂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愚以為今民即作今治民於文義不通又遹字古註訓述不知何所出大雅文王有聲遹字甚多朱子以為其義未詳疑與聿同為語助之辭亦是以意會之大抵古字不可解者亦多今必欲隨字生義釋

之亦有何難但終不是古人意思只當大段會其大
旨為是此句謂文王之德入人之深今民將在敬念
乃文考汝當繼前聞而服行其德言則可以慰民而
安民矣
弘於天與下乃服惟弘王意亦同謂弘乃天道古人終
日只是事天故無時不言天天道即王道也蔡說天
者理之所從以出似太拘亦太深求耳
天畏棐忱棐字以上通改作輔字文公謂漢書顏師古

棐匪通用如是則此當云天可畏而難信民情可見而難保也

乃服惟弘王語意當承上云乃服行此言惟恢弘王道保殷民也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竊謂此是欲其勑用法之有司當司字為句下文陳時臬事則戒其自用法也當事字為句語意謂汝陳列是用法之司當令其師殷罰之有倫者汝自家陳列用法之事則當以

義行之不可用汝之私意又有自矜之心也

要囚作獄辭之要恐未知周禮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句而職聽於朝即此事也

與惟民迪吉康者謂當明其道民於吉康者夫在上者

以德化民民化於德乃吉康之道故我亦惟殷先哲

王之德用以康又其民作而求之而已況今民皆沿

紂之惡無有迪於吉康之道者故皆不知所適然則

為人上者不有以迪之則何以為政哉

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亦宜就康叔説謂今惟民未能安静未止其心雖屢有迪之未能同歸於善則明明上天以為其責在於道民者之罪其罰殛我我何敢怨乎故罪不在大與多小有違天之事亦即是罪而罰之矣况使民不静不從化則愈積愈盛其醜穢之德顯聞於天是其罪大矣罰殛安可逃乎蓋深念商俗之惡欲康叔盡反其舊俗而導以從善至於大同而後已也

酒誥

肇國在西土者周家自后稷封國至文王而人心歸之三分有二其國始大故曰肇惟天降命肇我民謂惟天降命於周以始有此民即肇國在西土之謂也天之降命如此是以有大祭祀而用酒也天降威者德不若天而天降威亦無非由於酒之過耳蓋言酒以報本亦以召亂也古今儒者皆以天降命為天始令民作酒殊不通

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羞耇蔡以為大能養老固好但爾克飲食醉飽則非老者之飲食醉飽矣上言養老而下即承云自家醉飽不通又克羞之羞作進字解二羞不同又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先儒皆以為德全於身庶幾可以交於神明而與其辭意與饋祀相屬夫古人重祭祀葛伯不祀成湯伐之商紂弗祀武王征之故克羞饋祀其職已盡其義自足何必又加以克永觀省

作稽中德之意冠於其首哉愚竊反覆其義以為耈為大能進於老成之道而齒德為老成之人稱其居民上者則可以飲食醉飽矣禮居喪自六十已上食肉飲酒如故詩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則古人於老壽之年不惟有肉而又有酒也爾能如是大可謂爾能長自察省作而稽乎中正之德矣葢人若一時為善未可卜其終也一事合義未可信其他也人至於老成則其平日所以致謹於身而克成其德非特一

時一事而已故曰克永曰中德斯可以取信於人而視法之矣又爾尚能進其饋食爾乃可以自介而用逸也大約二條一進於老成之時可以飲酒一祭祀之時可以飲酒古人於酒其重如此後世此義不可得而言矣其安能不蹈危亡之轍哉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此數言者古註皆父字為句王荊公始讀違保辟為句而朱子從有取焉大抵古書字義多不可通今以薄違為迫逐

違命亦只是以意臆度若以為不違農時夫豈不可即如右註釋謂剏汝所咨問之圻父不可有違之農父汝所保安之宏父皆所賴以定其君若可不謹於酒予亦未嘗不通蔡傳以薄違為政官之職而迫遂違命固若可通然以定辟屬宏父為制經界以定法則亦牽强甚矣且司空居四民時地利豈但定經界之一事耶竊意如此之類只當會其大義則道理自明若必細細以為盡得其義則於胸中亦未免破碎

而又鄙笑前人以為惟我獨得此葢宋儒承襲之病亦不可不知也

梓材

此篇反覆詞氣不似武王告康叔之辭故其名篇亦不稱曰誥也惟篇首有王曰二字故以為武王之言其實王曰以下皆似同列之辭意周公稱王之意而告之也自王啟監以下更可見若必以為武王之言亦只至戕敗人宥為君告之後面即為周公告之也右

人記書多將前後事合成一篇加以中閒一二殘缺遂有難讀今只會其大意如此蓋周公秉國之鈞康叔至親以理諭之豈無相告之情故但以為周公之辭則一篇皆通而具數稱王以告之要在以德輔王而保民也若下文今王以下蔡以為臣下進戒之辭欲至於萬年以為祈天永命之辭皆隨文而求其義以為錯簡在此則余未敢信其必然也

汝若恒越一條蔡傳朱子皆以為不可曉愚竊以為尚

書之辭摠是難讀而前後解釋不過隨文生義何獨於此而不然乎今亦以意解之蓋承上文邦君所係於民其重且切如此則汝可不自其身而謹之乎汝若常於言我有師師之三卿及尹旅曰我罔猶屬以殺人是無罪不可妄殺罔為是矣然亦汝為君者先敬慎而勞來乎民於是彼為臣者亦往敬慎而勞來之也其於姦宄殺人歷人者合有罪而反宥之罔為非矣然亦是見其為君者所行之事或戕敗乎人而

亦反宥之故其臣亦效而宥之也是則刑罰之當與不當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康叔當正其身端其好惡以為臣民之軌則也

王啟監至攸辟大約欲其以德化民又引古義而戒其所其監之者不至於邪辟也惟曰若稽田至丹雘則戒康叔以慎終如始不可有始而無終也今王惟曰至丕享則推言先王以德懷天下故今王設監立牧亦是既用明德之君以綏集天下故庶邦大來享也

汝可不知此意而用德乎皇天至先王受命則言先王所以用德者蓋天以斯民命先王使司牧之故今王惟欲用德以和懌先後迷民正以慰先王受命之意我之體先王者如此汝又可不知此意而用德乎已若茲監至末則欲其用是道以監其國惟欲助王子孫以保民也蓋惟德之用則慰先王慰先王則當天心庶邦效之四方則之邦不期昌而昌天命不期永而永矣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是亦本於休

休有容之量為人君者其可以刑威立其國而望其

祚之久長哉

召誥

此因營洛之事召公訓成王之辭古人因事納諫況親

政之始宅中圖大之大事即周家以鎬京為根本所

然不動建洛邑於土中以臨諸侯是洛邑者乃其施

政之地自武王周公規模久定特自今日始成之耳

蔡氏謂周公本欲成王遷都洛邑而成王則未欲捨

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此說非也然營洛雖周公之規模專董其役者召公也想周公攝政事大其至於洛只是祭告頒書命即歸故召公因其歸而即陳戒其取幣者蓋當時庶邦冢君以宅洛大事而全用幣為享而召公奉以達王故末云惟恭奉幣也

越若來三字蓋有難曉蔡註亦未是既以此例堯典曰若則是助語之辭而又解云迤邐而來何其相矛盾邪右註作於順來三月是亦隨字而解古人越字若字

常用下文若翼日乙卯若字想亦是助語之辭今會其意上文云二月此云越若來三月是即此年之三月非下年之三月也大抵此等處皆不可執泥必求字字訓釋則鑿矣

用牲於郊者想只是周公攝行之蓋此時洛邑未成成王未至洛也至洛誥戊辰王始在新邑烝祭歳先儒林氏謂名公營洛自戊申至甲寅七日而位成周公繼至自乙卯至甲子十日而用書庶殷丕作以

為自成王至豐距甲子凡一月而成萬年之業周台
規模其敏若此非後世可及以愚觀之豈有是理厥
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此下更有許多事始成古書不
書不盡載也豈有作一大邑城而一月可辦其忙遁
勞傷聖人氣象大不然也雖云不日成之此只見文
王得人心之至讀者正不可以文害詞也
入錫周公錫穿與克典師錫帝曰之錫同非徒以幣與
周公盖重託而告之之意上告王及公并告庶殷及

其卿士所謂上下勤恤也蔡註以卿士為不敢指王至謂猶今稱為執事者尤恐失之遠矣古人讋懼畏敬之心合上下而皆然故能上下同德合三千人而一心後世惟不知此義故人各有心自君相而下殷民周士無不同德一心敬服天命此召公所以拳拳忠愛之誠也

王敬作所以敬為所如仁為安宅義為正路之謂蓋安身立命於是造次顛沛於是更無有他事也

召公告成王之辭亦自明白無勞解釋大約首推天命之有在欲王稽謀自天而不可不敬自有王雖小以下欲其盡元子之責以諴小民而化人而不可不敬化人亦所以諴小民也自王乃初服以下欲其謹於其初而不可不疾敬德也謹於其初亦只諴於小民而已其惟王勿以小民至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則歸言愛民以永命也蓋天之所以改厥元子者亦爲於四方之民也然則王之所以受天永命者舍愛民

其何以哉是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一句一篇之骨
子所謂敬德不一而足者又豈外是而有他道哉治
天下之事後世言之累卷帙不能盡而不知其實在
是無多言也大學論平天下章亦惟在於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乃知聖賢之言先後一轍有天
下者其可不以父母天下為心哉

洛誥

復子明辟如古註孔氏皆以為攝而復政之辭至王氏

安石乃以為復逆之復求諸儒從之夫以為攝而復政者成王尚幼周公以身任天下之重何嘗履君位乎如明堂位所言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此漢儒附會之謬說也此固無俟於辨而自明者然伊尹周公皆有復辟之事愚固謂伊尹之任商周公之任周皆非後世人臣所可擬者有伊尹周公之聖而又有伊尹周公之任任之所在責之所歸故不得已而當之以聖人為之至誠感動始終有濟若無其德無其任而

冒當之未有不犯於逆亂之倫者此王莽之徒雖竊以藉口然亦豈能以涸日月之明哉後儒因王莽之事遂將周公變易其説蓋不欲使公之忠聖一涴於逆亂之跡其愛公可謂至矣其所以待公不其淺乎嗚呼操之不可為文王莽之不能為周公豈待後世方知之而當時所為已如白黑之不可同日語矣混碔砆於珠玉之間何損於珠玉耶由是言之聖賢之事各論其實而已矣

書序以此為使來告卜而作今詳其義全不重在告卜特叙其事自告卜始蓋洛邑既成成王初往新邑以發命施政而周公告戒之辭是時成王既長親政周公欲明農而成王留之君臣問答史皆録之以成篇重在治洛故名洛誥當宅中之始新政之初召公周公皆告戒之切大臣責難之義非後世所能及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憑竊以為是與成王對面之辭非授使者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亦是成王對

面復周公之辭當時周公定洛而歸復於王而因以告戒之但康誥之首以為是此篇錯簡則又似在洛之時豈成王與周公俱至洛之時所言耶細詳錯簡之言未見其然下文云予齊百工伻從王於周又曰惟以在周公往新邑又曰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則當時鎬京之言矣

脩保者繼文武保成王也

我二人共貞者謂已與周公共正以承之也易多言貞

告此雖獲吉猶必以貞成王此時可謂知勉於德矣周公所以欲令親政而自欲明農也觀於此言成王豈肯聽周公之去哉拜手稽首誨言是成王之求教也

王肇稱殷禮至以功作元祀是周公以王往新邑必先祀典因此祀典教以御臣之道若謂以舉祀為首務而教之則自有一定禮典成王豈冥然不知如是耶予惟曰庶有事語意謂予惟望其庶幾有善政事也

丕視功載載事也即載采采之載謂大視羣臣之立功行事而公行勸懲也以功作元祀是表異其已往者丕視功載是旌別其將來者二者並舉而行之臣安有不勸而政安有不舉哉

乃汝其悉自教工可見以前皆周公總百官之任而此則始欲其出於成王是周公既有欲退之意矣成王下面留周公有云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則成王猶未欲周公之退也又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又曰乃

惟孺子頒朕不暇又曰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詳味先後之言皆是周公歸政之意安得不以復辟為復政但伊尹復政是太甲方免喪之期周公以成王已在位但其年尚幼國家多難而以身任其事且及成王長而歸之使親政焉其與伊尹又不同矣

先儒呂氏謂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惇大成裕此大約言之其實先王以道治天下視後世以法把持天下者相去遠

甚以道治天下只是至誠惻怛之意行於其間自然
事體𡨋實而又氣象寛裕彼以法把持天下者於二
者何有
頒朕不暇當如陳氏經云汝當頒我前日未暇為之事
一一行之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分明是教成王治洛
之事
先儒以公明保予冲子以下為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
事王命予來以下為周公許成王留洛之事今詳上

下語意似不然蓋古史敘事多非一時之言但若此等則問荅應對語脉相承不可分為兩處竊意在鎬君臣荅問之言也若如蔡說則是以為成王周公皆在洛之言而上文汝往敬哉之言又不可云在洛矣夫周公謂汝往敬哉兹予其明農哉故成王留之公明保予沖子以下皆留之之言也上下語脉自應相接豈可以明農以上為在鎬之言明保沖子以下又為在洛之言分為異地兩時使周公陳欲去之言下

無所接成王致欲留之意上無所承皆不可得而通也其屢稱王曰自是古體如此亦不可以為先後之言也讀者於此語脉既見得有下落則其所謂留周公者始可得而言矣夫留周公者但留其在左右以為輔非留其專治洛也蓋周公之意以為向不得已而任其責今亦可以少紓而成王之留則以已雖親政然不可一日無周公以慰天下之心故懇懇留之以自助也下云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則其所以屬

望於公者何如哉由是言之其所謂即辟於周者是
初欲往新邑以朝諸侯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者
欲周公留在王朝啟迪其後且以爲士師之表率也
曰公定予往矣往孚即應上文汝往敬哉之往將謂
往新邑欲周公安定已以往也若如蔡說則上文周
公方戒王以往新邑未見其至新邑而下美成王又
即告周公以往鎬京耶况其所謂和恒四方民居師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皆是王將往新邑之事則此爲

在鎬無疑矣大抵建洛邑以朝諸侯以弘王政此天子之大事也故謂之成周者言王化之成也武王之意周公終之正為億萬年王者宅中圖大之地其事何其重而成王初政又孰有先於此耶故召公因奉幣而旅辭周公因即辟而致訓其致難致慎如此蓋深有見於繼天立極之大義也豈有周公身自營之而又身自居之成王在西周公在東是二王矣孰為中天下而立以朝諸侯者哉向者武王既崩成王尚

幼周命新集人心未固周公以身直當其責雖非履天子之位然天下之事悉屬於周公矣此在人臣另是一格豈周公之得已哉今者成王既長新邑初成天下方拭目以望新辟之政而周公亦正欲其示儀型以慰天下之心而亦可以息肩於已也而又何待於已之居之而居之又何名耶周禮云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若以為周公鎮撫之地則

不必營建若是之重營建若是之重則決非人臣之所宜居矣此與後世留守之義自是不同宋儒惟以後世為例看之太輕故有周公治洛之說也然周公雖不必留後於洛而其所以處置訓化殷民者皆周公之責任經畫也故君陳畢命以始中終言之尹與保釐在二公之特命又自不同

予小子其退退守必有缺誤不可强為之說古註謂我小子退坐之後皆强說

命公後者還當如古註之說云命立公後公當留祐我

宋儒以爲命公留後於洛恐周時未有留後之說以

後世之事而凖古人非其據也下文王命作册逸祝

册等事如許之重非分茅胙土特大重事何至如是

若只命留後鎮撫亦自不須如此且此云即辟於周

如蔡氏註是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宗周則所謂

命公後者當是在宗周命之之辭語脈方相承而下

文命後適在新邑其說不得通矣人命公後是成王

面告周公之辭若命伯禽可加命字若即欲周公留後則當云公其後加一命字又不通矣蔡註又證以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此書序之言也但書序亦只言徐夷並興安知是周公東征之時惟史記魯世家則云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於是伯禽帥師伐之遂平徐戎似為可據但史記作於載籍焚滅之餘史遷志在成書其歷年先後世次多不可依今當以尚書為準寧缺史記

之疑以信尚書不可遷就尚書以合史記也且命後作册其禮至重非命留後無疑而居洛與王對時決非周公此時之所宜然矣詳味即辟二字即上其基作民明辟下文亂為四方新辟之辟蓋皆始事更新之辭若歸居宗周則成王即位已久不可言即辟矣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成王以自己能不厭於安民之事以留公則周公之心成王之志皆可識矣

王命予來至永觀朕子懷德是周公許王留而相勉以

成績之辭其屢屬意於殷者殷人引考乃為道化之成也以後世言之區區殷遺何足介意即不殄滅之亦必拘縶禁錮而使之無能為也惟王者則不然彼其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夫未格疾痛在身故必使殷民皆革心向化忻然如一家而後已故置之不較非王政也驅之以刑非王政也優游於道化之中如陽春動而萬物生此聖人之所以成化也故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古人明明

德於天下皆是如此此周公所以拳拳於殷之遺民非若後世自私自便富有天下之意也

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語氣大畧謂王命我留承保光明文武之業以益大我責難之恭王之意固云善矣但王濡子來相宅方新邑新政之初其大惇厚其典禮與殷之賢人以致盛治為四方瞻仰新君作周家恭敬之先蓋王能恭則臣下罔敢不恭而後王亦無不承其恭矣所謂恭先也由是而咸曰其自是中立以

治萬邦咸有休美惟王有成績此今日營洛之意也王能如是我旦豈敢必其去耶當倡率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烈答天下之心作周家信臣之先君臣各相勉於為治庶幾成我明子儀型於天下而盡文王之德矣使時時謹慎殷民殷民亦自然從化此時乃命予安寧也謂之寧者是致政之事也予於此時樂周道之有成以鬱鬯之酒致其精神拜手稽首以休美致享不敢越宿而告於文王武王以

慰二聖之心且致其祈禱之辭也曰明禋者即以秬鬯之酒謂之明禋所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也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又總結而勉之以致意於化殷也觀成王留周公皆是廣及四方之辭周公戒成王則尤以殷為重

若謂王命予來以下為周公許留治洛則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皆是教成王治洛之言方勉之以住何當應

成王之歸鎬京而以已任之耶子旦以多子御事云者只是許王以不去而率諸臣以盡輔弼之道而已何嘗見其許之治洛耶此等辭語尤為可驗

細詳成王留周公之辭皆是廣及安定天下之大計而非專為治洛而發云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謂周公之德在於天下則欲周公不去以久厭天下之心也云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則欲周公輔導啟迪時時如一帝也云四方迪亂未定於宗禮則欲周公不去使四

方皆安定其功也云誕保文武受命民亂為四輔周公去則左右前後輔導無人而民不安故欲其留以為輔也四輔如王制設四輔及三公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為四輔也云公功替刑四方其世享則欲其不去為四方之取則也凡此皆只留以治安國家之意何嘗專及於洛邑一方之言如後來君陳畢命是專命之辭自然諄諄不息蓋以周公之德在成王當留以自輔君陳畢公保障一方之才也周公之功於洛

邑不宜以吏居君陳畢公則可以無所嫌也此其道理可信之大者有見於此則其區區援引證據亦無事煩舌之煩矣

乃命寧蔡註以寧字屬下句為綏寧周公而又謂明禋休享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周禮王禮上公再祼而酢固有尊之以神明之禮但此是周公自言周公豈應預令王以神明之禮來禮己耶古人鬱鬯最重皆不宜周公自言今只依古註寧字為句以寧為致政而

安寧如蔡以周公治洛則是方有政事亦不可自處以謂之寧矣

戊辰王在新邑以下方是紀王往新邑之事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只是攝政之七年也朱子謂前已屢有答問之詞其後乃言王在新邑有不可曉因以詰呂伯恭無以答以愚觀之正為前面問答為詞未有下落故此遂不通前面既是在洛問答如許之詳此方紀戊辰王在新邑為說不去於此又可以證前面

適是將往洛之言是猶在鎬京也

多士

惟三月者竊謂即召誥越若來三月蓋即是營洛之年方遷殷士遂營洛以居之故誥告之也蔡註以為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蓋由於周公治洛之說也不知康誥之首稱三月召誥周公至洛是三月而此又稱三月可以見皆一時之事也夫遷徙重事況遷商遺民多士所係非輕得不有以告之耶蔡祖吳氏之說

以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於洛至是乃建成周是以遷殷在營洛之先矣而洛誥云我卜河朔黎水固欲以遷殷不得卜又卜瀍水東為下都是當卜之時未有定處若在先已遷則一定之所何待至此而兩加之卜耶此其事跡明甚無可疑者惟其膠於周公治洛之説故以此為周公之新政而以意為之説耳大抵去古既遠日月先後亦無由知讀尚書者惟須得其大義為要

若是則周公未嘗自留後治洛也若是則告戒殷民惟欲其順應一德而非以其數反覆難制也下文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與移爾遐逖予惟時命有申皆謂今日遷時事非本前日而言也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我其敢求位皆言其非出有心之私也惟天不畀惟帝不畀皆本於天命之公也然天命非他亦視下民秉為而已此皆至誠惻怛以告之所謂推赤心置人腹中者也殷士之賢者寧不知所

譬動乎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謂我之事不容有貳而之他惟爾王家亦我適此事勢之必然者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所謂惟爾王家我適也予之初意以為惟爾大無法度我不爾動聽從乃邑言不還汝然亦念天即於殷而降大戾者由是不正其法度之故是又不可以不還也紂之身死國亡武庚又敗四國被誅所謂大戾也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則告以必當遷也蓋殷既淪喪又遷其臣士於新邑喪敗變革之形人情豈能無不堪者故周公告教委曲如此若是遷居既久人情自漸消亦何事多言哉以是又見遷頑民在先為臆說也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謂誅其君弔其民所謂大降民命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當如孔氏謂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

尚書疑義卷五

尚書疑義卷六

明 馬明衡 撰

無逸

此篇詞旨明白大約是兩段意思一則欲其戒逸豫以知小人之依一則欲其廸明哲以察小人之情皆先論其事理而引商周之君以明之也蓋人惟怠荒逸豫則縱欲敗德智慮昏迷時常惕勵憂勤則清心養

性旁燭無疆是二者亦未嘗不相因也

所其二字大段右書多不可曉但得其大義足矣今蔡以為處所之所道理自好未敢信其為必然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所謂逸者非謂逸豫怠荒之云也蓋謂必由艱難乃可得其安耳如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此安之道也然非服田力穡何望有秋由是言之則古人終日乾乾夕惕若者乃所以為逸而何嘗敢一日怠荒宴安以

爲逸即若謂艱難於始燕安於終是大亂之道也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爲句諺鄙俗也誕放肆

也

君奭

此篇序只云召公不說孔疏乃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

政今復在臣位不宜其意不說史記燕世家云成王

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皆謬

也孔說既攝政不宜復在臣位其失既遠史遷言當

國踐阼尤非事實周公雖攝政何嘗當國踐阼耶且
篇中小子同未在位則是成王親政以後事矣但周
公之攝政成王尚幼大命新集周公不得不身任其
責雖非當國踐阼然凡事皆聽於周公愚故曰伊尹
之任商周公之任周後世大臣不得而例也其事異
其跡疑但聖人之心明白至誠人皆可見以召公之
大賢豈有不見於此故雖管蔡流言周公得以東征
屹然不動至成王親政之後召公之意以為周公今

日可休矣前日之不得已者今日可以得已也於此
或未悉周公之意而自欲引退一以處已一以悟周
公也觀周公明農之言非惟召公念之周公亦自念
之矣但天命人心去留之幾此時猶未可放下故周
公復留召公守經君子也大臣去就之義重周公達
權聖人也宗國基業之念深盈滿之說豈足為周公
道哉周公此篇危懼懇切之情溢於言外蓋以深喻
召公大臣未可輕去之義固非專以明已志亦非專

以留召公也

嗚呼君至施於我冲子大約語氣今爲引之嗚呼君者周公嘆息呼召公之辭也其意謂周家之事我二人不得辭其責從昔以來已曰是在我而已責既在我我亦不敢以安寧當上帝之命而不長䖏業以念天威及我民遂自兹可以無尤違爭故夫天命人心之固亦惟在國家有輔翼之人又在我後嗣子孫有以承之而已使輔翼無人而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敬於

上下慢天虐民遏佚文武盛德之光徒自處家室之中而不知天命之不易則天難諶乃墜厥命弗克經歷年所以嗣承前人恭敬之明德也其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所助也惟率循前人盛德之光使不廢墜以施於冲子而已如是則庶幾不至遏佚前人之光而可以嗣恭明德矣又曰天不可信至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亦足上迪前人光之意

我道惟寧王德延即繼之天不庸釋於文王受命下文

申勸寧王之德即云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文王與寧王恐只是一人則寧王當作文王古註孔氏亦將寧王作文王大誥諸篇皆然蔡氏作武王今詳於此似當作文王為是

天惟純佑命承上文殷得大臣之助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矣而天又純佑命之故凡商之內外大小之臣皆無不宣德宣力以事其上此上所以從欲以治也秉德在人乃言天佑命者人事亦天意也寶守恐是

語助辭蔡引孟子國不空虛為實證矣
天壽平格至新造邦因上言天之保佑予殷如此其至
紂之承天一失其道遂至滅亡汝誠長念予此則天
位可固是宜共治明顯我新集之邦也而可決於去
予此言殷之事以告之也在昔上帝割至丕單稱德
則言周之所以得賢之助者如此殷周皆由得人而
興此在今日周公不得不留召公所以未可去也凡
周公所言皆不外殷周之事不暇遠引堯舜者堯舜

世遠而事略殷周跡近而鑒切也

小子同未在位當云不可以今日親政便欲退去宜同心共濟輔佐小子同於未在位之時也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數語如息齋之說亦通但亦只是以意為之說耳

猷裕者寛裕之圖不為狹小廹隘之行也凡人有狷介之性者未免近乎廹隘而不寛召公旅獒召誥之辭皆是法度嚴緊不肯苟且一毫放過則其律已處事

亦甚嚴矣故於此欲去者以義不可不去也周公之
留已違其意奉身而退蓋亦甚決此所謂守經之法
但道理甚大大臣之責亦甚重况王廼初年殷未引
考其幾一失雖區區去就之義何補興喪之責周公
之意獨拳拳召公有所不及此猷裕之言所以發也
嗚呼特狷介之節者而或慮其近乎隘侚寬裕之道
者則又恐其失乎經大中不易之理惟反而求諸吾
心而已然後世大臣之任其輕重視右有間其於去

就之間未易以寛裕自委而使進退之義卒不得以自明也

前人敷乃心一條則是推武王之意以留之也明勗偶王在亶爲句謂汝當明勉以輔王在於盡其誠以乘載此大命也在於盡其誠則分毫意念之不周其誠有未盡也鞠躬盡力始終其事然後可謂之盡其誠也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語意謂我之心有未信而

若此告語乎予之所以汲汲不能自已者惟曰王業

平定之責在我二人而惟汝之心與我為有合哉且

人之言曰在我二人故今日天休滋至夫以天休之

至為由於我二人則我二人其何以戡之其惟汝能

敬德明揚俊民布列庶位則人心永懷天命永固在

乎推讓後人於大盛之時此所以為答滋至之天休

也在時二人天休滋至與下文篤棐時二人我式克

至於今日休意同註疏以二人為文武自不可通

予觀周公之留召公旣舉殷周之事又推武王付託之言又曰告汝朕允又曰予不允惟若茲誥又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於天越民前後反覆不一而足其詞可謂切其情可謂哀矣又曰其汝克敬又曰其汝克敬典又曰惟乃知明德則周公所以倚賴召公者深矣夫周公與召公共康輔王業最深且久當流言之變周公東征在外二公輔翊在內憂勤勞悴險阻艱難共嘗之矣太公

既沒所賴以相濟者獨召公耳於是而又去則老臣耆舊無人何以鎮定家國此周公之若心誰則知之故夫人臣當國家之任欲其潔身不污何足為難惟識足以慮天下之微才足以當天下之變量足以容天下之污氣足以鎮天下之躁然後能成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無愧於大臣之責斯為難耳或曰以召公之賢而不見於此何耶曰此聖賢之所以分也況周家之事亦有難言當武王之既喪周公秉政亦大出

格非召公之賢則周公之心亦未易知迨成王既長後來基天永命久遠之圖則惟周公宗臣之心為更若耳及是周公懇惻言之召公之心始悟召公惟見道理為定既悟之後遂以不去為是卒至留相康王永固基業此周公之功所以為大也

蔡仲之命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云云

此史敘其事之由如此而先儒遂以為結正三叔之

罪添揑巧誑宋儒此等病痛最爲害道然即其所敘云羣叔流言遂承云乃致辟則流言之時即已東征語意自明若如蔡註云流言只是冷語周公初避以俟察迨成王迎周公歸之後因其復叛方始東征則所謂東征者在三年之後非以流言之故而特以其叛耳史氏何不敘其叛而獨揭其流言耶夫自成王迎周公歸之後成王已知周公之勤勞流言至此復何爲哉而周公復念其故而致辟之聖人所爲固如

是乎若以其復叛而亦流言也則流言之時固已即叛豈待優游三年之久然後叛叛然後致辟之耶其亦大非事情矣況經文本自明白今不即信明白無疑之經文而徒以已意揣度為是委曲之說是皆見於後世之事徒變聖人之深而於聖人大道理未之敢自信也湯武之放伐微子之去箕子囚奴比干諫死彼其於大道理各有以自信耳伊尹周公苟非有大道理以自信如後世沾沾名義間則太甲成王不

為商周令主其如商周何故周公之事不可以後世

而論其位冢宰正百工者先儒皆以為在武王崩時

而吳氏謂成王攝政亦是諒闇之時非以成王之幼

而攝此皆惟恐汚染聖人而每事為之别白不知聖

人正不如是亦反小了聖人矣夫諒闇之時百官總

已乃通道也何足為異惟成王尚幼國家新造外難

未除天命人心未固周公將委之何人耶故雖成王

免喪即位之後主張國事猶是周公如東征致辟管

洛微子封國多士多方之誥皆大事也其命雖出自成王其實皆由於周公觀頒朕不暇之言蓋可見矣及至成王親政之後始有不同以大胸襟擔之當此時居此任大道理自是如此但後世無此本領力量未易擬議耳今必若若為辨析將周公牽致古人科臼之中不使略寬一步恐聖人不如是也聖人未嘗出規矩之外亦未膠規矩之中惟視理何如耳伊尹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規矩之所有也使太甲居桐者

豈規矩之所有哉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規矩之所有也致辟管蔡任天下以待成王之長豈規矩之所有哉借使伊尹避放君之名商祀自太甲而殄周公避弑兄之名周業亦自成王而隳由今千百世之下以觀千百世之上為此乎為彼乎當知所決從也

致辟之說有問文公是時可調護莫殺否文公荅云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調護得愚謂文公此語恐未是周公之心以已然之迹而論雖畢竟是殺然周公之心

豈直如是而已哉其亦百般使人誘化曉諭不從乃殺之是亦何嘗無調護莫殺之意耶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不付之他人而周公自行不往即殺至二年之久則中間有多少處置之事而古史皆不傳矣

多方

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復自奄歸則奄蓋數叛而亦屢征之也但篇次日月先後亦難

定多士是洛邑之遷告之之辭是時成王方即政而云昔朕來自奄則未即政之前年方尚幼亦自往伐奄耶若以大降爾四國民命為即周公東征之時殷管蔡霍之四國則成王未嘗親往而稱朕者將為成王耶抑為周公耶抑或據周大總稱之耶今此云王來自奄至于宗周者則是成王即政之後矣然成王即政猶稱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是周公傳成王之命誥告天下可見周公留相王室未嘗離王而專往

治洛也蔡傳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為周公身留治洛之七年而斃非矣書序雖不可信然亦大段須依之以千古之下而懸想千古之上非有所據事勢自難此書序亦不可少也

奄之叛想是以商為辭故於篇內反覆言天命所以去商即周之故以見商之自絶而周非有意所以開諭多方也

惟爾殷侯尹民語遠謂我已不盡誅戮汝大降爾命爾

無不知宜速悔禍自新可也乃於商奄復大閤天之命而不長敬念於祀使至誅滅豈不可哀哉

不克終日勸於帝之迪者古人終日欽欽對越上帝所行無非天之道所謂帝之迪也今終日反是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蔡依右註純字屬上恐亦未然多士有惟天不畀惟帝不畀此不當有異但文侯之命有侵戎我國家純亦屬上句酒誥純其藝黍稷復屬下句如是則純字當缺之可也

不集於享集如集義之集不集其所以享天之命蠲烝之烝如烝烝乂之烝謂不能蠲潔以進於善道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此語意極緊道理亦自足諸家只管以上智下愚不移來譬將古人緊切語意扯寛來比併論量大是害事夫人之所以為人者此心而已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克念者心之存也罔念者心之亡也使桀紂而克念則必戰兢自持豈不足以反而為聖乎所為下愚不移者惟不肯念而

已罔可念聽謂罔肯克念而聽人之言也

臣我監五祀謂臣服於周即是監非必遷洛之後而後爲監也蔡以證遷商在作洛之前固矣

爾罔不克臬當如右註云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法也

予讀多士多方之誥周之安天下何其難也湯武皆應天順人之師皆以征伐得天下然成湯一革夏正之後天下晏然不聞略有反覆而成湯方且自以爲慚

德矣武王伐殷之後反覆數見非得周公竭誠慰撫周之基業幾墜此周公所以不可去也商周之得天下同而安天下有難易不同若此者何耶豈夏之諸王不及商七王恩德入人之深也抑或商亦有訓誥之書而今亡耶大抵聖人作用各别武王取商於天命人心之際夫何容言然此等精微道理在商之多士未必能盡知也武王斷諸心而行之亦未必能盡信商多士之心也此其作用已自與成湯不同觀夫

子謂武未盡善而不及湯又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則其微意亦可見矣

立政

咸戒於王當如孔傳云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蔡氏以為率羣臣進戒恐不必然

休兹孔傳蔡氏皆以為五者之官之美愚竊詳其義非也蓋成王方親政周公惟恐其以天位為可樂而忘其憂勤惕厲之心故上方戒以無逸而此復欲其處

休而知恤也夫人能常憂其所當憂則其所以處心行事自有不敢苟者况人君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其所憂又有大焉者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是故處逸豫之時而能知憂其所當憂其於立政任人又豈有不得其所而不用賢俊哉若只以休兹為美哉此官則其義淺矣

顧者急呼之意有室大競是處休之時矣猶且急速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帝若不及而恐失之者是何嘗

敢以休豫自處而忘其憂恤之心者哉周公吐哺握髮亦是顯俊之意其所用之俊皆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又不肯順適其君皆責難其君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是欲戒其君而先致禮於君也宅者居而安之意宅字最佳循理則安從欲則危故曰仁人之安宅也夫人君處富貴之極易於不得其安而從危也故惟一循於理不入於欲則意氣清明好惡不偏有以審乎事理之當然而得夫中正之極致

由是施之於立事施之於養人施之於正人無一而不得其所矣又安有三者之人不得其賢俊者乎是則所謂宅者必自天兮見宅其心始以為端本澄源之地耶故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古人之言如此周公申之以為古人之於事於牧於準皆自其本源之地必求其安故入而謀於內出而相面於外皆用大訓其德謂之訓德者非徒口告語之也正是於本源之地必求其安以身率化之耳能大訓

德則於事於牧於準必得其俊而可以安人矣茲乃謂之三宅不惟知義者感化雖無義之民如商奄淮夷之數叛者亦可以化而安之矣周公之時所患在未化無義之民故成王親政舉以為言

謀面用丕訓德德守承九德之行來古之人臣有是九德之實乃敢告戒厥后則其所以教者無非相訓以德而其所謂三宅者何莫非德之用而後得其安耶故曰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面守即汝無面從之

面諆面皆大訓德則由中達外誠意交孚亦非面從後言矣聖人相戒勉意思大抵皆同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此三事古今治天下之大綱領也三代官制雖各不同然實不出此三事而已此言事牧準未嘗指定官名蓋統體舉此三事亦不必以事即為常任牧即為常伯準即為準人也常伯常任準人固不出此三事但周家制度官名如下文更有許多亦何莫非此三事耶故此三事舉其總統道理

而官制則隨時損益咸不出此三事之外也夫事者任事者也言任事則凡大小任事之臣皆舉之矣牧者養人者也言養人則凡大小養人之臣皆舉之矣準者正人者也言正人則凡大小正人之臣皆舉之矣夫天以天下付之人君人君以繼天立極而治天下使斯民皆得其養皆得其正皆得其事又豈復有他道哉特為人上者非有聰明之實不無好惡之偏所以於是三者多不能得其道理之安不得其道

理之安則名為養民實以厲民名為正民實以淫民名為立事實以廢事是名為君而實不稱其為君矣此湯武應天順人其義在此而周公所以拳拳於成王者亦惟三事為至切也後世論治者許多煩文無補於事將聖人言語大略誦過其知三事為治天下之道者十有四五焉又知端本澄源乞乃三事者百無二三焉嗚呼尚何望其能復古人之治耶

亦越成湯至用丕式見德語意謂成湯升為天子大治

理上帝之明命乃用三事有安遂能得其安謂三事有賢遂能得其賢是成湯於端本澄源之地無一毫好惡之偏故能盡用賢俊而三事皆得其安也又用威嚴使天下大法是道而天下諸侯皆能用三宅三俊於是教化大行其在商邑既大和協其在四方用皆大法而明顯其德矣

大段三宅就人君身上說三俊就用得其才說中庸言取人以身況即下文而觀之非文王克厥宅心安能

克俊有德耶俊字承觀俊之俊來大抵治天下大綱惟在三事人君致謹於三事必求其安謂之三宅用人以治乎三事必得其才謂之三俊如孔註以三宅為服罪以三俊為明德固失之遠蔡註以位以才别宅俊而又以三俊為儲養待用者是亦鑿矣周書如謀面等語本不可曉只當以大意會之蔡註字字生義而又以對仗為文是亦未免舉業之病也

用三有宅至用丕式見德語意謂成湯既伐桀乃三事

而求其安遂能得闕

克知三有宅心者三宅係本源之地克己為難故曰克灼見三有俊心者三俊須委任之才知人則哲故曰灼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本言準人牧夫今此言準夫牧恐丈有錯誤顛倒虎賁綴衣以下如蔡註所分以百庶以上為侍御之官以庶常吉士以上為都邑之官百司庶府即如周禮内府大府亦不可謂之侍御

藝人太史庶常吉士亦不可謂之都邑之官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又不可謂諸侯之官也愚意不如只依古註自虎賁以下歷舉官名不以官之尊卑為次蓋以從近而至遠虎賁綴衣趣馬最近王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日與王接者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則略遠於王而官之略大者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則官之掌事要與掌常事者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官之大者此皆略舉內外之官而又遠及夷狄也

文王克厥宅心者其心一循乎理不從乎欲而皆居之安故於三事皆能得賢俊有德者而任之也武王不敢替厥義德者亦猶文王之克俊有德也謀從者即洪範卿士從庶民從之類容德即其如有容之類蓋言不係吝乎一已而克用乎衆賢也

其克詰爾戎兵者兵有國所不可廢況當時徐戎淮夷之屬時時並興茍不能剪除統一安在其為嗣前人之業耶此周公所以終致意也通篇言三宅三俊勿

用憸人此言戎兵似哭然不相貫殊不知宅俊皆盡其道而後兵事亦無不舉而天下始可以無思不服若不能盡宅俊之道而徒訓於兵未有不禍敗天下者也

克灼知厥若者既有審其事理之詳而又有以察夫人才之實則得真才治天下事此大順之道也故曰克灼知厥若稍有一毫私意間於其間則潜滋暗長必至舍理而從欲徇私以滅公於事理便貶而用人必

偏是非大亂之萌矛然則所謂克灼知厥若者惟端本澄源可以識之周公之訓成王至此深矣

夏之臣廸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周公已受人之微言乃咸告孺子王自古人臣未有不能善其身而可以善其君者也

則克宅之既有以求其事理之安克由繹之又有以盡夫委曲之變皆不敢一毫有所苟也

自篇首至以並受此丕丕基是舉夏商及周文王武王

之事總論大道理全在三事得其要而用賢也嗚呼孺子王矣以下則專呼王以戒之使服行此道理而不失也庶獄庶慎勿用憸人又就中指出要緊事件以丁寧之所謂憂之深而言之切也

耿光以德言大烈以業言文王未有天下故言德武王始代商故言業立言各有攸當也

周官

周官皆成王訓迪之言周禮則周家一代典章之書也

周官惟三公三少及六年一朝之典與周禮不同宋儒遂疑周禮為周公未成之書然則周公亦若後世著書矣豈其然乎蓋周禮者周公之經制而其為書則儒者纂成之也一代八百年之久其制有沿有革而儒者之纂集有詳有略此其所以不同也且周官之書古文亦是晚出烏能以此而廢彼乎陳氏傅良謂周召以師保為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為保兼冢宰芮伯為

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為司寇毛公為司空三公多是六卿兼官有其人則置無其人則止而六卿則不可缺也由是言之則三公三孤亦無專職此周禮所以不列於前然周禮射人司士朝士皆有公孤之位則與周官所叙亦未嘗不同或設置與否不定故不列其職而列其位歟

君陳

周公師保萬民舉天下而言也未嘗專以留後治洛為專職而經理訓誨之勤周公未嘗一日忘唯是殷民之懷德向化則由於周公故命君陳以懋昭周公之訓

至治馨香感於神明其意亦主化殷民而言亦猶禹謨云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之意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數句自古註皆以為善則歸君誠非人君之所宜自言者竊以為君陳在

洛為外王在鎬京為内成王欲君陳身雖在外而心
常不忘在王左右故意念所及聞見所得有嘉謀嘉
猷則以來告我於内既告於我爾乃順行之於外使
人serif其休者皆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則君用以
顯矣如此說却覺差勝若如昌黎之說則洛邑去鎬
京尚遠而曰入以告君出則不使人知似非命之止
鎮之詞氣
顧命　康王之誥

此與康王之誥今文合為一篇須是如此事體方備語脈亦相承

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諸家皆上肄字為句今細詳當肄肄連讀言漸摩教化積習而不違也

思夫人自亂於威儀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人之有威有儀非以致飾於外也蓋以收斂肅恭暴慢邪氣無自而入而德日益固矣紂之燕喪威儀至於滅亡則其所係豈小哉

自狄設黼扆至側階凡有四節四坐為一節寶器為一節車輅為一節戈戟儀衛為一節皆象成王平生所用而陳設之咸在路寢蓋成王之殯在寢西序欲就殯前傳命故設之王者之朝有三外朝一在雉門之外朝士所掌内朝二路門外之朝天子受贄見諸侯之所路門内之朝則與宗人圖嘉事者而黼扆之設想皆然也今因王崩於寢殯於寢故傳册命於寢若見諸侯則當在路門外之朝也故康王受册畢出在

應門之內則是路門外之朝矣
康王吉服受冊及朝諸侯受幣蘇氏以為非禮而諸儒咸以為未達禮之權至文公亦言天子諸侯之禮不同故孟子云諸侯之禮吾未之學所謂未學者禮之纖悉條貫也至於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飦粥之食此不待言者孟子固已明言之矣豈有方在五內分崩之時而從容袞冕之服其心豈能忍於是哉況在路門外見諸侯猶不見殯也而傳命在殯前則又甚矣

蘇氏引禮經春秋傳為證愚謂反諸心而未安雖聖人之言猶當缺其疑而又何必援引證據之多耶如以為寶位相傳天下之大義則即以凶服行之何為不可夫吉凶之服不相為用較之父子死生之至情其輕重何如耶今必執凶服不可以行大事則是忽父子之至情而急觀聽之細故輕死生之大禮而重服色之微文亦舛甚矣說者又以為授受之際須要明白始足以服天下之心而定衆志又以謂周公之

時尚有流言之變天下岌岌幾殆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秦漢而下授受暗昧禍天下國家不少夫秦漢而下貽禍國家者皆由於平時寵幸之失宜故流為臨時廢置之無度苟平時根本一定天下之人已曉然矣所謂朝委裘植遺腹不亂者而況有聖賢為之師保先王訓法具存至成王末年所謂世變夙移四方無虞之時也亦何至張皇而特為非常之禮以臨之耶蓋所叙迎立之節陳設之儀自是朝廷

規制當如是而非以為非常之禮也特服衮冕在殯前則是非常之禮耳今若不服衮冕只以凶服受冊迎立之節如常也陳設之儀如常也羣臣敎戒如常也康王報誥如常也在朝見之天下聞之亦何涉曖昧不明之有哉豈明不明之所係只在凶服吉服之間耶而台公諸賢行之夫子錄之是皆不可曉者姑記以俟正

葉氏少藴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

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
不能踐其正位不敢朝廟不敢主祭封内三年稱子
踰年而後朝廟改元春秋始書即位又曰諸侯踰年
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愚謂天
子諸侯之禮大抵畧同春秋繼世之君無有以吉服
受命於喪次者晉襄公有文公之喪西師來軼墨以
即戎遂墨以葬記者記其禮之變謂晉於是乎始墨
今康王之事不亦禮之變之極耶夫子既錄於經則

周家後世必以為故事何列國之君又不然耶豈天子諸侯之禮亦自有所不同耶抑或在夫子之時天子居喪之禮禮經自備不患其不明至經秦火乃今無所考而夫子於此特以其終始之際成王有付託之勤康王有纂述之志諸臣有輔道之美亦足以為後世勸而不暇責其一事之失故亦錄之如呂刑秦誓取善於周公既没之後豈可責其純哉

予觀世至周時人情變故大抵與唐虞之時不同故其

所處之事亦與與後世緣人情而行之者多不甚相

遠康王即位之事前後擺布如許齊整唐虞之時想

無有也且堯舜之治天下以其一身公天地之間天

下者公共之天下也堯舜之身天下公共之身也子

足治天下則治之子不足以治天下則付之能者其

心何嘗有一毫芥蔕耶何嘗以天下為已之基業而

汲汲以保守而恐失之乎迨至周時積累勤勞以成

基業如人家創業勤苦一般又兢兢保守恐一旦失

之如人家守業艱難一般此其心之視天下與堯舜之心何如耶故一則曰丕丕基二則曰丕丕基則亦近乎後世之事矣堯舜之時恐亦不如是也愚嘗讀丕丕基之言而感嘆上古之事之不可及也後世世變既如是則其緣人情以行之者亦不能免也康王即位之事亦緣後世人情而行之者以周公之大聖不能必反堯舜之事召公雖賢亦安能免於世變之人情耶不敢辭其僭妄敢附於此

畢命

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於以見古人之為政從容不迫不急近功而惟求實效也夫當商命初革武庚繼誅殷之人士思殷甚切不無潛蓄憤悍之氣使即用寬和待之則難制即用旌別之則不堪故處之於洛監以其官訓戒之嚴不少假借如多士多方咸可概見所謂克慎也迨其既定不可太傷於峻急也當以寬和含容待之以導其歡欣樂

易之心故曰克和及其既久不可太縱於慢弛也又當分別其善惡明白其勸懲以固其趨向蹈迪之誠故曰克成其三者誠不可已也由是言之周公開端之功固大而成王康王能任二公以成之亦可謂賢矣後世為政寛則遂至廢弛然有知振作以有為者憑其意氣之偏驅以刑辟之峻不量事體大遠人情民皆一時苟免趨避卒亦何益之有哉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

王室式化厥訓周公所以克慎厥始者如此何嘗專
留在洛而為留後耶下文云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周
人致意於殷士者甚深故周公曲盡區處之方其用
意之勤則有之聖人立於王朝之上將天下無不化
服何待以身留洛地而區區為一方之巨鎮耶此等
當以大體觀之不可以一字一句遂以為得其事迹
而遷就其說也

君牙　冏命

君牙冏命雖皆穆王時書然其間語言咸不悖乎聖賢之旨文武周公之訓想皆當時仁人君子有得於學問者所為其有關於世教大矣故夫子錄之不以人廢言也

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蔡註以為兼養民之事若養民本無與於司徒則司徒掌教豈宜兼耶殊不知民事本司徒之事周禮知其夫家老幼廢疾與夫六畜車輦之數而教之稼穡其器物皆司徒之事也先儒以此

為粗迹無與於教遂以為非司徒之文而不察其以民事為教之意而使司徒失其職者愚於周禮已深辨之矣今觀於此尤相脗合

厥惟艱哉謂衣食不足至於怨咨則教行亦難矣民既怨咨而不率教則又未免有不率教之刑罰此民所以尤不得寧也故曰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思之一言誠為人上者之要藥也

細詳冏命之言恐須出穆王自說故能如此親切其病

痛無不自知然後來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可畏如此

呂刑

呂刑一書諸儒皆以贖刑爲非程子發策問謂聖人意在垂戒故錄之夫聖人若意在垂戒又不明言只根於經以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訓並傳人將何得而知之朱子又謂穆王荒遊無度至晚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而蔡氏俱祖之此無他皆以穆王非

有德之君故雖有德言不足取信於後世也愚反覆
讀之愛其詞旨懇切出於至誠惻怛之意而非以為
掊斂之資也想穆王亦是澗大通達的人其天資亦
高明故雖車轍馬跡遍於天下然後命君牙為司徒
命伯冏為僕正其於道理亦皆見得特不勝其意欲
之偏耳迨至末年精神㪅弊已盡返其初心有一念
思及愛民之意見夫天下刑辟之濫而不忍之心油
然而興故命呂侯斟酌為此法以訓四方如武帝南

征北伐晚年精神既倦始有輪臺之悔使在夫子豈不取之况所宣明皆合古訓夫子亦安得而遺之哉夫聖人之書載道以為訓者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盡是道而無疵固備載之以為天下後世法舍此而下苟有合於是者亦併取焉以附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是亦一事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充其一事而事事皆如是焉是亦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已矣是則聖人載道以為訓亦聖人與人為善之心

也或曰一事之合即可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乎余曰長江之水浩蕩萬里何其大也汭沚之微去長江固已遠甚然不可謂非水也今取杯盂之水置之長江之中固無異也惟泥沙汨其性汚穢亂其真則始有異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長江之水也其他有一言一事之合乎道猶之汭沚杯盂也雖其大小有間猶幸泥沙汚穢之不汨且亂不猶可以揚波而助瀾乎是故學者必有見乎是而後可以為學君子必

有見乎是而後可以為教葢不必務其大而惟求其
同不可以一時區區之力而欲長江浩蕩之無窮而
惟汲汲汲汲於泥沙汚穢之不汩且亂也嗚呼是特
可以論周穆王吕刑一事而已耶
若贖刑之意亦未可甚病葢刑獄一事極難非德之至
精者不能無疵於是說者謂虞廷之德惟臯陶為盛
故曰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舜之稱臯陶曰俾余
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禹之稱臯陶曰邁種德德乃降

黎民懷之則皐陶之德誠非後世之所能及夫上有
舜之聖下有皐陶之德則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人欲
之私通天下之志而無不盡之情然後天下之刑可
得而平也然猶有疑而宥者刑獄豈易言哉漢淳于
意之女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
自新其道無由傷哉斯言亦天理之至人情之極也
萬一有失其寃何如此文帝之除肉刑萬古不能再復
亦未可遂以一筆勾斷也蓋上古聖賢既已不作後

世為君者喜怒好惡之横出而為臣者諛佞苟且之成風就中雖有一二忠實之質然亦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而其至精至粹之德抑何得以言臯陶哉夫有堯舜臯陶之德而行堯舜臯陶之刑可也德不足以比堯舜臯陶而行之或少紓焉是亦未為失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吕刑之贖刑雖與舜流宥五刑少異者亦所謂失之不經而不至於大殺不辜也不亦可哉況詳其意亦所謂疑者贖之耳其不疑而麗於

五刑者刑之固自若也安能以貨而倖脫哉而其曰審克曰閱實其罪曰中曰德曰敬忌曰惟良曰哀敬不一而足其丁寧反覆深切之意藹然見於言外此穆王一念之善謂非聖人之心而與聖人同者歟若曰財遺民勞欲以斂財為事則其曰罰懲匪死人極於病即其所謂罰者亦恐其有虧枉而不敢苟也此豈汲汲於斂財者而能虛飾為是言哉大抵後世於聖賢未能見得實理實心而實知聖賢所以為聖賢

者在此而不在彼或只就軀殼上看故即其人之心有一念一事可同於聖賢者不肯法其同以違其異必欲求其異以掩其同宋自二三大儒之外多有此病是皆未足以見聖人之心也夫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夫子之心非知德者孰能體之乎常見今之司刑者恃其才智之雄或以一人之見而破數人之是非或以一日而剖決數十事若果肉刑吾將見肢體殘傷之人遍於天下矣

文侯之命

書錄文侯之命先儒皆謂平王忘不共戴天之讐而為戍許戍申之舉夫子錄之蓋以為戒其說誠有關於大體然欲以為戒而又錄其書以繼文武成康之後恐聖人之示人不如是之隱晦也然則夫子之意將何如乎春秋自平王而始豈夫子之取平王而猶作春秋耶曰王之瑕瑜不相掩此王之真也聖人取人美惡不相掩此聖人之真也文侯之命平王之初年

也其志切其詞哀其稱述文武其仰賴賢俊一念之明究然先王家法聖人猶有取焉春秋之作平王即位五十年矣乃不克有所為陵夷不競王澤遂斬聖人至是復何望乎故不得已而作春秋以寄王道自是則周始同於列國矣由是言之因其猶有可取而取之因其可絶而絶之聖人何心哉況東遷之初誥命首此一篇猶畧存先王之典型而命自天子出此外杳然無聞矣其存亡進退之幾聖人得不深惜而

大有所感也而又焉得而遺之耶

忽讀文侯之命聖人致重於王澤者何如屬望於平王者何如於是蓋有以見聖人作春秋不得已之心也

書上自堯典所以開帝王之統之始下至文侯之命所以紀帝王之統之終至於費誓秦誓有一事一念之合於帝王者亦皆錄之是亦思狂猶有恒之意此理在天為命在人所行則為道在帝王以維持紀綱天下則為統其被諸天下入乎人心則為風為澤堯舜

之統不待言矣三代季世雖皆有昏亂之君然禹湯文武之紀綱未至改變天下之人心未至泯滅弑君弑父之賊猶未甚見所謂王風王澤猶尚維持佑護其統猶尚存也至是以後則王畿下同列國既無以紀綱乎天下而天下之人心亦已不知有先王之訓之遺而惟利欲之便於是魯桓弑隱公矣宋督弑與夷矣周鄭交質交惡矣所謂人化物而滅天理矣故夫子不得已而作春秋者所以紹帝王之統也而其

始於魯隱者周維其時亦重周宗國而有感也是惟
夫子可以當之故先儒謂夫子繼周而王不其然歟
而夫子謂知我罪我是夫子亦有難於言者然則非
真有見於帝王之統者未足以知夫子也
先儒林氏謂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呂刑
而止至幽厲簡編不接宣王中興會諸侯復境土任
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山甫其間
誥命必失亡於東遷之亂此論或然

費誓 秦誓

二書夫子所以有取者費誓之誓師詞義正而紀律明與湯武之誓如出一體非若後世之用兵專以智巧戕害為事是可為後世用兵之法穆公之悔過誠意懇惻而所論用人足為至言非若文過飾非之比是可為後世補過之法王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若是者斯可矣

尚書疑義卷六